

人生

第五卷 第二期

要

評胡適博士「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般若

從大仙寺傳戒說到戒法的重要……心悟

大仙寺傳戒雜記……記者

佛教婦女的典型……孫清揚

解深密經語體釋自序……演培

孔子之孝與釋迦之孝……南亭

理智乎？情感乎？……今覺

站在海外瞭望自由中國佛教……慈僧

讀「和尚」後再談和尚……和尚

我的新生……觀心

達摩面壁……譚德森

一顆不可動搖的心……心然

玉琳國師……脚夫

我之學佛經過……澄澈

善導寺護法會徵信錄

目

HUMAN LIFE

人生雜誌社發行

同意的。禪，是佛教全體的思想，是釋尊正覺真境上所顯現的絕對神聖的名稱，不可說爲進化，也不受任何約束，也沒有固定的特定的主義，圓應無方。所以禪宗門庭：念佛，參禪，持戒，持咒，都融會其中，怎麼可說新或說舊呢？

要說到禪的源流，必需追溯到佛陀以前印度的情形。到一優婆塞古哲學「吠陀時代」就有其淵源。於是觀念論的思想，更形興盛。到釋尊時代，經權尊徹底的體驗，對禪始完成改造的工作。故雖同名曰禪，但佛教禪與印度外道禪的，其方法與目的根本不相同。外道禪以自我，神我，梵我一如爲對象。佛教的禪，分大乘禪，小乘禪。小乘禪說四禪八定，凡夫禪；禪，說頭漸二修，後來宗密分爲五種，特別指禪宗的禪，爲如來最上禪。這種分別，完全依於修道者的根機，及觀想的對象。在禪源諸詮，集都序

「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

諸家所傳的禪，都屬前說的四禪八定。達摩所傳的禪，就是最上乘禪。達摩未來以前

修三止觀，其教義雖極圓妙，但其趣入門戶次第，依然屬於前說的諸禪行相，唯有達磨所傳，頓同佛體。達磨把無佛無衆生的頓悟禪，傳與慧可，開創

了禪宗，五傳至六祖。由於六祖立於「無一物」頓悟境界，故獲得第六代祖的榮冠。六祖的「無一物」

禪。一般學者，往往把禪的教系，說爲般若，打破菩提。與達磨的一廂，然無經的否定，成爲禪的絕對境界。

定。所以後人展開地說：「無一物中無盡藏，有花

的「有月無一物」，不是落於般若空觀的思想。後來宗門發擇「無一字意義，比如趙州的「狗子無性」的無

禪的頓漸是不容假借的

黃梅以後，宗分南北，南方以慧能爲代表的頓悟，北方以神秀爲代表的漸悟，這是導源於當時競

選傳說的偈語。也只是——時的分別，並非是永遠性的。

後來神會打着六祖頓悟的旌旗，跑到河南大吹一頓說：「兩京法主，三帝門師，都是假宗，唯有他的老師慧能是真宗。」這時神秀已死了三十多年，北宗顯明的衰落，根本沒有特出的人才出來酬答。胡適博士，即依此斷定神會為禪宗革命家。說他為頓悟的領袖。頓漸雖屬心地工夫，但也不容假借的，同時也可以測驗的。禪門祖師常利用問話，測驗門人的工夫。達磨臨回印度時，便考問衆人心地工夫如何？當時門人道副說：「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你只得我的皮。」尼名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不再見。」祖曰：「你得我的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而你得我的骨。」道育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而你得我的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而你得我的骨。」道育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而你得我的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而你得我的骨。」

六祖一日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卽出曰：「是諸佛之本原，妙神會之神主。」且曰：「月文直」

諸佛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六祖曰：「一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看汝將來即便有出頭一日，也只成個知解宗徒」。神會的根機如何

？經六祖親自考驗過說他「將來也只成個知解宗徒」，所以神會在禪宗史上地位，始終不及青原行思與南岳懷讓。懷讓的「說以一切即下中」，直透了六

神會在禪宗史上只可說為六祖下的一派，怎麼能說

爲頓悟的領袖，且爲第七代祖呢？胡博士究竟得了達磨祖師身上的些什麼？是皮？是肉？是骨？是髓？明眼人自然會清楚。我們總希望胡適能進一步悟

禪不重理論而重在體驗

本質的事實

要以理論來說明禪的內容，那是根本不可的。

在公案中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這就是說，請你離開理論來說達磨西來意？但離開「四句」百非的理論，怎麼了

以說？而西來意根本不在理論中。所以馬大師最後答覆，是「藏頭白，海頭黑」，等於說：「法住法

位」，「花紅柳綠」的意思。說了等於不說。分

禪不重理論而重在體驗
本質的事實

(上接第六頁)

緣覺功德，以一切聲聞緣覺成就有量功德，非聲聞緣覺所終境上智，乃如來應等正覺發明所說。又說：『性清淨心難知，境界此心為煩惱所染亦難知。』入法依唯佛世尊善男子善女人於甚深義達大法功，爲知自性實眼最爲法根本，惱爲通達大知。明沉是想用理論證顯西來意呢？那是畢竟不可能的。白學現的海頭黑，是絕對的真實面目。超越了會與孔孟的倫理觀。哲學家在此：孔孟的真實面目，被限於人格道德化，倫理的觀念本祇在於人格道德化，不能體化，故採取了宗教的形式，未能真目。宋代理論家所在，祇敢不發揮宗本，祇能真目。其說之眞理，不能體化，故不敢發揮宗教形式，祇能真目。中國佛教化了。——這僅就宋儒理學家而說。

說「禪」字，在中國佛教化了。——這僅就宋儒理學家而說。

深法智，自成就隨順法智，乃於諸深法不自了知，仰惟世尊，非我境界，唯佛所知」。○

王堅著
力說
龍，遠
鬼神正
伏之，法
習諸外
道，一
敗壞生
說法，要
法，古
，當
，隨
，即

頂禮佛足。於是佛陞當場讚揚勝鬘說：「善哉！善哉！勝鬘於甚深法方便守護降伏非法，已親近百千萬億佛，能說此義」。

歡喜踊躍，口稱佛德，具足念佛，還入城中。夫人以下多數人，看見世尊慈光回歸舍衛國，都這時佛放光明照大衆身，身昇虛空還歸舍衛國。

向丈夫稱王稱數大義，並對城中七歲以上女子化以大乘。友稱王因受夫人勸說，亦以大乘化中七歲以上的男子，於是舉國人民都注了大乘。

四、佛教婦女的典型

素來以軟弱出名的女子，居然發揮出如此雄

佛敎婦女們永遠所渴仰的。今日我們學佛的婦女們

不但自己要歸依三寶，同時要勸丈夫及家庭子女也要歸依三寶，並且以分工合作同以大乘佛法化導社會男女同胞，我們學佛的婦女們應向勝鬘夫人學

習！要許身奉持正法大乘行！

四、佛教婦女的典型

從大仙寺傳戒說到戒法的重要

心 悟

自甲午戰爭我國敗於日本，把臺灣割讓給日本管理之後，臺灣的政治、文化、教育以及宗教都變成日化了。直到民國卅五年日本向同盟國宣佈無條件投降後，臺灣才宣告光復，而同歸到祖國的懷抱裡，其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在政府當局和全體民衆的努力改革之下，現已完全中國化了。至此，我們可以說：臺灣不但領土光復了，而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也全部光復了。然而我們看看今日臺灣的佛教是怎樣呢？今日臺灣佛教的一切制度，還是同日據時代沒有什麼差別，絲毫沒有中國化，換句話說，就是臺灣的佛教尚未光復。這點，實爲我們佛教同人所感到慚愧和恥辱的！

臺灣的佛教既是如此，那末我們應如何改革它，使它中國化，真正的走上復興之道呢？這，無疑的要從戒律上着手。因爲戒律是佛教的根本，是佛徒日常生活必須的軌道。

近五十餘年來的臺灣佛教，受了日本佛教的影響，已完全失去了根本，佛徒日常生活都沒有也不知道循乎軌道。比丘與居士之分，居士與非居士亦難別，僅有佛教，比丘和居士之名，而無佛教，比丘與居士之實。有佛教實際上等於沒有佛教。故臺灣佛教之衰落，亦勢所必然的。現在嘉義大仙寺開辦傳授三壇大戒，並得中國佛教會執事諸公的協助，邀請大陸來臺的諸大德爲三師七證及引禮師傳，這真是臺灣佛教空前的創舉，也是臺灣佛教正式光復而投到祖國佛教懷抱的一聲光復炮。臺灣佛教的根本從此樹立了，臺灣佛徒的生活也從此開始走上其必須的軌道了，臺灣佛教的復興，也可拭目而待了。

我們除對此次傳戒表示隨喜讚歎外，茲再說幾句有關戒法重要的話，以獻予諸新戒菩薩。這三佛法精深博大，三大綱領可以統攝無遺。這三綱領是什麼呢？即：戒學、定學和慧學。而三學之中又以戒學爲根本。佛教之有戒學，如民主國家之有憲法。憲法爲民主國家立國之根本，戒學爲佛陀創立佛教之根本。不守憲法不得稱國民，不持戒

律不得叫佛子。大智度論說：「住在佛家，以戒爲本。」又觀經疏說：「三學之中，以戒爲首，菩提路，戒爲資糧，是故自五乘功德乃至三身妙果，皆是戒力。」又華嚴經說：「戒是無上菩提本，應當具足持淨戒。」又梵網經說：「微細菩薩業，由是成正覺。」戒律之重要，於此可見一斑了。

所以佛教前途的盛衰，佛法能否發揚光大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但更重大的還是在於戒律的興敗。過去大陸佛教的衰敗，其最大的原因，就是僧伽律儀的掃地。所以我們極希望自由中國身負復興佛教責任的大德們，要把爲佛根本的律儀，努力在臺灣建樹起來，使臺灣僧伽的生活能合乎佛制的律儀，進而可以作爲復興大陸佛教的模範。如是，則佛教幸甚！而諸大德之功德亦誠不可思議哩！

佛徒有二分之三，戒法有三乘之別。論師地論第四十卷本地分中菩薩地第十五初持淨戒處戒品第十之一中說：

一、出家分戒，二、在家分戒，是名一切戒。
又即依此在家出家二分淨戒，略說三種：
一、律儀戒：謂諸菩薩所受七衆別解脫律儀，即是：苾芻戒，苾芻尼戒，正學戒，勤策男戒，勤策女戒，近事男戒，近事女戒。
二、攝善法戒：謂諸菩薩受律儀後，所有大菩提，由身語意積集諸善，總說名爲攝善法戒。
三、饒益有情戒：謂諸菩薩於諸有情能引義利。

然而二分（出家分，在家分）三乘戒（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中，以別解脫的律儀戒爲基礎。別解脫的律儀戒大小乘出家衆和在家人衆所應共同遵守的。佛徒與非佛徒由此而分，出家衆與在家衆由此而別。但持別解脫的律儀戒而不持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尚可無愧爲小乘佛教徒衆。若不持別解脫的律儀戒，縱使能够持攝善法戒和饒益有情戒，亦同外道。現在有些好高騖遠的人，以爲別解脫的律儀戒是小乘衆所持的，遂不屑談，而

謗言要行攝善法戒及饒益有情戒，這真是大錯特錯！「三丈高樓平地起。」沒有平地，高樓憑何而建？所謂「空中樓閣」，那是無有是處的。所以我們希望現在發心受戒的諸位菩薩（包括出家衆與在家衆），要認清別解脫戒與自己本身關係的重要，各人站在各人的本位上持其應持的別解脫戒，以漸達到解脫去縛解脫的目的。而攝善法戒及饒益有情戒當然也要致力實行。因爲惟有這樣，才能成爲上求佛道下化有情的大乘真正佛子，華嚴經說：「一菩薩戒，二別解脫戒，持是二戒，則能圓滿善知識法。」否則，只被佛呵斥爲焦芽敗種的小乘庶佛子耳。

臺灣在近三十餘年來沒傳過一次戒，已出家及已皈依三寶而未受戒者，爲數當然甚多，這次大仙寺傳戒，前往受戒的不過數百人而已，尙有不少人還未能前往受戒。我們更希望諸大德高僧能發心繼再傳幾次戒，使未受戒的都能得到受戒的機會，都能成爲真正具戒的佛弟子。

但我們對本省傳戒有兩點意見，現在順便在這里說一說，以供諸大德以後傳戒的參考。
一、傳戒前應招集發心受戒的菩薩，以三個月為期，教授他們律學應知的常識，庶免受戒而不知戒的蔽病。
二、海青、七衣應一律中國式，日式的衣袍要絕對禁用。

這樣，則臺灣佛教在二三年內便可完全中國化了，而臺灣佛教之真正僧寶，也可望由此而產生了。
戒學爲定慧二學的根本，戒學既行，定慧自然發達；戒定慧三學既得發達，則三寶之種庶不斷矣！經說：「以戒淨故，不斷佛種成正等覺；不斷法種分別法性；不斷僧種修無上道。」不斷佛種、法種、僧種之中心既在淨戒，則戒律之重要爲何如？於此更可恍然了。故曰：「毘尼住，正法久住。」諸新戒菩薩，勉之！勉之！

(5)

中要說的話，也便說出來，寫在真佛子，莫作人間的飯粥僧！

見夫人的仰望佛
的，馬上騰空現

見夫人的仰望佛陀的心情，佛是滿足一切衆生願望的，馬上騰空現身於夫人前，夫人見到世尊現身放光，明生起無量清淨心，歎佛功德，並發願皈依。於是如來並對夫人說：

「由於汝讚歎如來真實功德，如此恭敬如來，將來就以此善根於無量阿僧祇劫，在天人之中爲自在王。再供養無量諸佛，汝當成佛。號爲普光如來，國土清淨莊嚴無諸惡趣老病衰惱不適意苦。」

三 發掘大勇接受正法前

不起犯心。我從今日乃至菩提之間、於諸尊長、不起

勝義經以夫人志願爲首，所說許多志願，都不出於一大願中，即是所謂攝受正法，爲真實大神，夫人爲了說明道三大願，更進一步，承佛的威神，詳說攝受正法的大願。所謂攝受正法，就是指發揮崇高大乘精神而言。夫人向佛屢屢陳白攝受正法功德無量。最後爲攝受正法說身命財三種捨：

一、舍身智，當尋不貴常生無有變易，不可思

二、我從今日乃至菩提之間、於諸衆生不起盡慢心。

二、捨命者，當得無邊常住不可思議功德，通達一切甚深佛法。

五、我從今日乃至菩提之間、於內外諸法不起

時佛對勝鬘所說攝受正法大請進力，極爲讚許，大

六、我從今日乃至菩提之間，不爲自己受用財物，所有財物悉爲救濟貧苦人民。

夫人依於大乘的立場，發揮攝受正法的精義，

愛染心，無厭足心，無罣碍心而攝受之。

乘，住於二乘攝受二乘。大乘住卽正法住。以一切

巧方便令其脫離困苦，令得安穩！

乘人得涅槃者，乃佛方便說。以聲聞緣覺乘皆入大

此者折而折之，應化者攝化之久，佳，制止一切惡行，要依

乘，即得如來究竟法身。得究竟法身者，一見究竟一乘，無異如來，無異法身，所以說一乘道，即是

法，以忘失正法，即忘失大乘，忘失大乘的人，即

義乘。這與法華經說：「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同為發揮一乘教義。」

不得超越凡夫地。我因見如此無量的大過，同時又

(下轉第三頁)

解深密經語體釋自序

演 培

凡對整個佛法有所體認的學者，大都知道大乘佛法的內容，也有不同的三大思想體系的說法，就是古德的判教，也多見於此。近代我國的佛學者，其真能對全體佛法作有條理的系統的研究，發見大乘佛法三大思想體系的，以自成統貫而不落前人窠臼者，在出家的大德中，不得不推尊我大德大師及印順導師。虛公大師從馬鳴、龍樹、無著的一貫大乘中，將大乘佛法，分爲法性空慧、法相唯識、法界圓覺的三大宗，而以真常先於性空的流出。印公導師從印度佛教思想流變的進展中，將大乘佛法，分爲性空唯名、虛妄唯識、真常唯心的三大系，而以性空先於真常的流出。二公對於性空、真常兩大思想體系的劃分，雖曾一度展開爭辯，但三大思想體系的劃分，大體是相同的。這與一分學者，否認印度佛教思想體系中，有真常唯心的一系存在，其看法是很不同的。他們站在妄識變現的立場上，觀察真常唯心的顯現諸法說，覺到與自己的思想、理論不合，於是就端力的排斥他，說他是違背正法的妄談。其實，說真常唯心的思想，多少有點離開佛法的正宗，不是佛法正常的開展，固然是不可以的；但若根本否認這一思想的存在，那實在是不可以的。因爲，從印度佛法思潮的遞進方面去看，大乘佛法中，實有這一思想的存在。假使有人覺得他不合佛法的正義，儘可以起而抉擇他、洗煉他、淨化他，使他成爲純粹的佛法，這才是道理，如果說是否認，老實不客氣的說，那是否認不了的。解深密經，是唯識學的根本所依，在三大思想系中，屬於唯識的一系。我國歷來的佛學者，大都認爲經是佛陀親口所說的，不論是小乘經，抑或是大乘經。因爲從這立場出發，以觀察一切佛法，所以就把一切佛法局限在如來住世的短短數十年的一時代中。如天台學者開口就說：『我天台智者大師，以五時八教判釋如來東流一代時教』。判教，本爲對整個佛法判釋如來先後之判別，因爲佛陀說法，是有先後次第的，淺深差別的。學者對於時教，如不予以抉擇判釋，將對汪洋似的大海，不特無以知其涯畔，亦將先後失序，淺深倒置。所以我國大乘各派中，屬於教下

的數家，雖各自的觀點有所不同，但以判教的方式，判釋如來一代時教，彼此却是一樣重視的。不過，我們應當知道：以時教判釋一切佛法，並非我國古德所特創，印度空有二宗的學者，早就有了判教之說了。如空宗所判的方便法輪與究竟法輪；有宗所判的先有、次空、後中道的三時。若再進一步的探討，不特空有二宗的學者，有判教之說，在後期大乘經的本身，就屢多判教之說。如法華之初令除蕪，次教理家（指般若經等），後則付業。陀羅尼自在王經、金光明經、千鉢經，並判先說有、次說空、後說真常（中）之三教。理趣經舉三藏、般若、陀羅尼。此外，如解深密經所判的我空法有、我法皆空、中道三教的三教。從佛法的主流，解深密經的判教，是佛法的旁流。雖說是旁流，但在佛法思想的演進中，他却佔有極重要的一席。虛妄唯識系的判教說，完全是依於解深密經而論說的。關於他的三時教說，在經的無自性相品中，有極詳盡的說明。就解深密經而言解深密經，初二時教是有上有容的，三時教說，第三時教是無上無容的眞了義教。欲知虛妄唯識者的判教如何，應從本經中去尋求。因此，在解深密經三時教中，特別給予較詳細的說明。講唯識學而不明三性三無性義，那是一個重要課題，以唯識而言唯識，我們知道，唯識是非空非有的中道義，但所謂中道，就是在三性上顯的。其實，不但中道是依三性顯的，就是空有、真妄、染淨、迷悟、生死流轉、涅槃還滅，對三性三無性義，特別重視。空有二宗的淨論焦點，也就在對三性的不同說明。唯識者從世俗諦出發，認爲假名安立的偏計執，固可說是空無自性的，但那自相安立的依他起性，却不能說他沒得而實有的。至在依他起上，離去虛妄的偏計執，所顯出來的圓成實性，也是因空所顯而不可空的。中觀者不承認這種說法，以爲世俗諦中一切唯假名，偏計執固無自性，依他起同樣是

無自性，勝義諦中畢竟皆空，沒有一法是實有而不可空的，根本否認有什麼實有的圓成實的存在。於是雙方就展開了激烈的論戰，一直到今，兩個陣營中的學者，似還沒有妥協的餘地。其實，空有一貫的，問題在於我們怎樣去融貫他，融貫得當，自然是即空即有的空有無礙，融貫不當，雖自以爲是空有圓融了，而實是空有隔別不融的。這在本經的一切法相品，無自性相品中，有詳盡的說明，學者可於此中求之。此外，在無自性相品中，還談到三乘一乘究竟的問題；在心意識相品中，廣談心意識的問題；分別瑜伽品中，建立唯心無境之理；如來成所作事品中，詳究如來鏡智是否常住等。總之，舉凡唯識學上的要義，在本經中，差不多都涉及到了。唯識所依的六經，就譯來我國者說，華嚴、楞伽、密嚴，是不不共他宗所依，是值研究的一個問題，唯有此解深密經，我敢說，是唯識學不共他宗所依的一部最根本最重要的經典，也是愛好唯識者所必須研究的唯一寶典。學唯識學，不究解深密經，不能得唯識的深心要。

最後，一談本書的寫成：民國三十年的夏天，筆者奉虛大師命，隨侍印順法師去合江法王寺創辦法王學院。印公爲該院最高導師，兼爲研究班授解深密經一課，講完無自性相品爲止。時我雖擔任教務一職，但亦每日恭聆講授。隨聽隨記，得其大意而已。三十七年，筆者在上海玉佛寺，爲該院的高級班講解深密經，乃將過去所記的筆記，當時所搜的材料，加以整理完成了本書。現在我要說明的，就是本書前四品的主要思想，都得益於印公，實不敢據爲己所獨創。後面的幾品，則是由筆者一手所成的。

四十一年春，來自寶島，偶與慈航法師談及此書，當蒙出資倡議助印，繼承李子寬、陳慧復二居士贊成，終荷孫張清揚居士全力支持，始寄港付印。至於校印工作，則請老友續明法師負責。財施力施，功德無量！特此誌謝！

民國四十二年一月十六日序於新竹靈隱寺。

讀「和尚」後再談和尚

(駁斥中華副刊阿水先生謬說)

· 和尚 ·

讀中華日報四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中華副刊」上有一篇阿水先生的大作「和尚」。拜讀之下，其文筆流暢，教訓之至，阿水先生對佛教的認識，似乎內行的樣子；尤其對於「和尚」的私生活關懷備至？描寫得活像真的。老實說：筆者也就是大家通稱所謂「和尚」之一。所以在報端上見到有關和尚的消息，搶先過目。這等國民黨員在報章雜誌上看到有關國水先生的消息，同樣的關心注意！我想阿水先生本身雖然不是佛教徒，或者他的祖上都是沾有佛教氣味的，所以阿水先生還能懂得和尚的解釋與和尚的稱呼。

在大體上看阿水先生這篇文章，還是同情和尚的遭遇，被其匪摧殘，逼迫「和尚參軍」「尼姑出嫁」。因為共產主義是根絕宗教，根本沒有宗教的自由。是的是事實，在原則上我們應該感激阿水先生對我們的關心。不過在另一方面，說得未免有點「那個」，似乎不敢恭維。阿水先生說：「據說有些和尚吃肉，還有一個秘訣，就是用一把乾淨的夜壺，燉在木柴火上，這種吃法有兩種解釋，一說是怕人家看見，用乾淨夜壺代替鍋子，一說是把夜壺的口封起來，不透氣，燉出來的肉又香又嫩……」

和尚的私生活及寥寥數語說和尚的好處，就看出阿水先生對佛教的認識不夠。在壞的方面是以「據說」二字拿來刻毒的攻擊和尚。在好的一方面，完全沒有振振有詞，難怪有人對阿水先生要來一個「半瓶」的尊號。

「和尚」二字，也可說是僧團的總代表，如佛教「牧師」天主教「神父」一樣的地位，阿水先生應該指明某某和尚的名字，說他如何的壞法，我們沒有話說。不應總稱「和尚」。同時以傳聞不實的「據說」二字來罵所謂「少數」（不知至少如何程度）的出家人行為。這似乎犯了極大的錯誤！例如國民黨是總黨，假使有一二黨員行為不良，你也以國民黨的總黨黨行爲不良，你也就以國民黨的總黨黨行爲不良，犯着嚴重的過錯一樣。如果阿水先生不憑事實，專以「據說」等字眼拿來毫無根據的亂說和尚的壞話，破壞和尚（僧團）的名譽。那末我們也可以來幾個「據說」。

「據說」阿水先生是強盜，是土匪。

「據說」阿水先生有一次做小偷偷人的東西，給人家捉住毒打一頓，送到派出所關起來了。

「據說」……

橫豎不負責任，以「據說」傳聞，毫無事實的亂說一下，未嘗不可。筆者進過什麼宗教，對一切宗教是定然平等而觀的。我最初以為阿水先生既敢大膽以似是而非的話批評「和尚」，可能再來一次「牧師」「神父」……

之類的其他宗教徒的名目，出現在「中華副刊」上，我當拭目而待。結果使我們失望，等了好幾天未見阿水先生有隻字片言論及其他宗教。好像這一炮是專對「弱者」的「和尚」開的。這種「吞酸吐醋」的陋習，是智者不爲的。

筆者現在就借人生月刊一角，也來談談「和尚」，以正社會視聽，筆者誠如阿水先生所說「是一個高山野寺」的苦惱子，文筆造句當然不能與阿水先生比，有說得不對的地方，還請阿水先生指正。

「和尚」這個名詞，我們中國人是習見習聞的，他究竟是怎樣的一種人物？古今來却沒有定評，大寺院裡只有方丈一人才可稱和尚，其餘的出家人只能名之以職，不得妄稱和尚。如此說來則和尚二字何等尊貴（按和尚二字梵語中含有軌範師和法身父母之意）但是在社會上却把他當作卑賤之稱。譬如我們見了出家人，若尊重他時就稱曰師父，若鄙視他時，便直呼曰「和尚」還有習俗中每以惡小兒難育，便取名「和尚」等同於狗娃子牛娃子等之賤名（原意爲捨之於佛，求佛保佑）。

「和尚」真是不着邊際的一種人物，他在社會中沒有階級，人們尊之他則貴，人們辱之他就賤，他貴時貴爲天子之師，（歷代帝王大都有拜和尚爲國師）他賤時等於叫化子（衲衣

襤褸，沿門托鉢）此所謂：「上與君王同坐，下與乞丐同行」。他的地位有君王不得以爲臣，臣子不得以爲友之慨！

和尚之中也有許多不平凡的人物，他在中國歷史文化上放過一些異彩！也在社會上激起不少的波瀾。如唐朝的懷素大師善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因窮無紙可書，乃種芭蕉萬株，以供揮毫，其大草千字文心經等，猶爲今日碑帖中所重。又如守溫大師所傳的三十六字母（見溪群疑爲牙音，端透定泥爲舌音等）爲中國音韻學中一大貢獻，中國能與外國文化發生關係，最早的流學生都是和尚，以法顯玄奘義淨等，成就最大，翻譯最多，中國文化思想因之大受影響，起大變化，乃至鹽、畫、藥、物、茶、菓之種，都因之而有所傳播。又如晉朝佛圖澄的神異。當時舉國君臣倚之如長城，同時恭敬崇仰也是史無前例。在高僧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石勒虎師事之，虎傾心事澄，尤重於石勒，廼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祿位不受，榮祿匪及，何以旌德？從此以往，宜衣之以綾錦，乘之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上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輦，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至，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敕司空李農，且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

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城下，弟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且各去，法佐至始入觀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

淨世你的可都來利限的動大生迷代在現界望，所，個職失，，？深樂切消的影享我我以去似
「俗而演是不充他的質實法執的才在，康在可為無愈，或愛目了，無逝經，樂原應在？的
這（一）職壞去當本演久，善無起法習去新心世坦生的自答：草財青的所加之這我流這力的這了是
竟由上觀你衆來員的何，薩無性生中界，的，利的愈一芥物奉恐獲深而些嗜覺麼去生一。這樣
的淨，衆如在面，安不至以值盡我，染的！，接道前而悲覺有另未美惱得了起歡愛世一追活段們的
目化感更在，目樂，於現污開我不引途靡較觀人無有獲靈，的我的樂的界個求中道們
的身到要舞上，前！時佛人起真在，始覺必我上惡量問生同所以，這並的是食文悲享，路生短促，
。心急鄰臺演要的現精果生心理盡只，得經響，夢，就無然求前未不不多恨供物藝觀受能，不知從何處來？
我至切樂，戲解化前進。意動，力有在過過往好已陷！意，，來是能愁惆悵，巨式，够是崎嶇數十寒暑，
們于要你拆，除裝我增以義他來現個去遙一似成在因義憂或拼的顯滋善，間對著的以允不許崎嶇數十寒暑，
心化行。污不一佈過求有廣造我分來的光的真迴去神時活適時追老了快，然獲試遊樂虛度找尋？
，環兩因，能切景是建限大罪解一努力陰途善路，自不刻爲一掛佔惇生的出失，裝玩戲了尋？
有境個此固不假，人理的，造答分來，命都程美轉，中時著等牽求憐人樂這若得新山主義度找尋？
裝一責我全責才作舞領月以思宙。；這活時至明佛拔我？的着既跟的，自感俄；跳我的樂劑知息
過心任這齣，不真，豪城，上思宙。；這活時至明佛拔我？的着既跟的，自感俄；跳我的樂劑知息
審澤：初戲認我向臨自有超想和生緣去劃，就的然以現主是生的以接痛以的到間過，爲華話。何夢
物國機要國，時利無人行的所沉時現顯世在來在體一知喪後近嗎加享一而去電的。，所處幻
的士者因真。，時利無人行的所沉時現顯世在來在體一知喪後近嗎加享一而去電的。，所處幻

我的新生

一、本社董事孫清揚捐二百元，周玉青蓮居士捐一百元，善本
二、本寺護法會會長侯本智、殷金秀芳、周玉青蓮居士各捐一百元，善本
三、本寺護法會會長侯本智、殷金秀芳、周玉青蓮居士各捐一百元，善本
四、本寺護法會會長侯本智、殷金秀芳、周玉青蓮居士各捐一百元，善本
五、本寺護法會會長侯本智、殷金秀芳、周玉青蓮居士各捐一百元，善本
六、本寺護法會會長侯本智、殷金秀芳、周玉青蓮居士各捐一百元，善本
七、本寺護法會會長侯本智、殷金秀芳、周玉青蓮居士各捐一百元，善本
八、本寺護法會會長侯本智、殷金秀芳、周玉青蓮居士各捐一百元，善本
九、本寺護法會會長侯本智、殷金秀芳、周玉青蓮居士各捐一百元，善本
十、本寺護法會會長侯本智、殷金秀芳、周玉青蓮居士各捐一百元，善本

鳴謝

師之會音服國有得，于我體別已念不 然皆給典窗俗常意苦色一洗瓶
的餘間善務內懷歸遠幼四悲人最舊免 進是他因遠小是清爲的朵濼子
指，的薩家，牲各比稚周，的痛惡有（二）身動幼公，故爽衛高誘白浴
教感干的庭就小打恩親無優苦，幾（二）體物稚家溪事的生真，的，聲。素，善隨
！想戈一的得我自驚味近緣點的不位）和，的，聲。素，善隨
所，慈決先，已收執的慈，煩憎不由和，的，聲。素，善隨
及化眼心有廣的效著人，自惱惡滿有環血心代盡一縷動美時華
，爲視。施度威。而。且然，人意緣境肉田替是縷。于的以，以，
寫玉衆以人衆德有起例先就若。的慈，潔開播子長香案掃樣世芳
出帛生此以生不時，如把會時一親，淨的下們舌，側，，音香澤，
來，「爲愛的够我如孩我化時其威擴。屍淨探，恭決厨行善，善澤，
以並，基，悲，覺以子的離以實或展。體顧險山不房之薩，，得色經置中於的生難染思「善」
公不人礎上願慈得仁們慈爲悲願朋到，，由吃實無論那不現聖活，，一以的
諸是人，孝，愛家慈吵念友憫恨友無，理暈發非，些備實莊和行想，，一以的
同伴能處下在的庭的開悲了心的，緣好難如處慈目感中撫打心。去本經慈，潔，故身俱執，，一以的
還，我感強力女去，充以情就有我望讀將，化小不的解還分要人是云們
編經人學家的够糾決不贈做，給：一者靜類觀庭生，紛紛是送到認于一生
法坐社世，活既，爭由給同識自不都自到常佛推世上注救聲是去

觀心

的，在南 母佛世安裏不了孝長。做難的，王父，了孝有半半 不過送在諸緒 臉不裁，如 可哭幼膚（
孝以做無，是，的慰想等宿道，「兒。使說母晨這子人尼尼 失去給家位誤 見由判奸能 見上勞，上
。便好阿各可：母他念死命呢即出子兒何父法生昏人。議却佛孔爲的你裏，我人你，巧好什我半，不接
將人彌位見永親說他的通！不家的子況母，兒定世可許於，子社父們爲從才想，做嚴敬好麼們天曼是第
來，陀！釋遠，：，佛足人作羅父永昇育省間是佛十出教會母。你現有在這主刑詐的叫以，天受八
度以佛時週不都你他觀在以要榜張王遠天女，的在教九生我上，應們在今地就的，做不前後罔之頁）
你孝，間半勞離現他的祭世爲緊樣羅崩離宮的甘痛佛爲歲，日的一養時哭，的各毀至打國，毀人他的。母倫
生養南不尼累苦在泣七到時戒的，驚開爲痛皆苦的無，日的一養時哭，的各毀至打國，毀人他的。母倫
生你無少佛父海得，世過，。是同親以生生苦之太本父拋母孝個現常泣改不位傷於，殃當傷對的古代的
世現觀了的母，了於的去有釋謹時自後死母，奉多身無王親講好在考慈過自，受手民然呢父學時。
世在世，孝生哭這是母有一迦守在拾，之說所，也，母太就過人的虛苦自由還這罪跡，不？母生有詩總
的的善我，我什，也都有他親七小半戒梵棺出苦法以揚太確之子死了。父到，新嗎不也而禪或去父的，個經之
父父善現還有我麼正清現都彌佛，經的，這度成顯，另，章，再，樣樣你所思不，盜他撫戀倫者說們
母母薩在要我！；，勸更，用好不在是，但上並時是姨佛親親一縷榮由講
才念跟請激並呢去自入兩成何你說且候世母而，以個迦而姨佛
算佛佛你底且所你的，歲阿忽不一我佛之家，不父法尼家養的
成薩薩動點能以那笑同，羅略孝孝來和孝成回足母。是了大孝
了種學念的度修生了時三漢世父名爲弟所阿宮以來佛一，，
我善，：。脫行生。在五，問母爲後弟不羅爲解說認個因釋釋
們根現 父成佛那歲得的師戒世阿及漢父除罷清不此迦迦

達摩面壁

S. Mushakoji 著
譚德森譯

人物：達摩

佈景：達摩面向牆壁，閉門靜坐於殿內。

（啓幕——甲乙兩人步入）

甲：你知道住在這廟裡的那個傢伙嗎？

乙：不知道。

甲：你不知道嗎？這廟裡有一個非常奇怪的傢伙。

乙：是甚麼樣的人？

甲：有一個人靜坐在那裡，兩眼凝視着牆壁，有八九年之久了。

乙：凝視着牆壁，有八九年之久了？爲甚麼？

甲：如果有人知道他爲甚麼坐在那裡，那就不再稀奇了。直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他究竟是爲甚麼。

乙：你這樣大聲的說，不怕那個傢伙聽到嗎？

甲：沒有關係，他不僅是個呆子，而且還是一個聾子呢！

乙：他是聾子嗎？

甲：是的，他是聾子。

乙：這也許就是他成天到晚凝視着牆壁的原因吧？

甲：對了，這也許就是他之所以成天到晚凝視着牆壁的原因。

乙：他吃甚麼呢？

甲：似乎是這附近的人，常帶些食物給他吃的。

乙：他們一定也感到非常奇怪吧？

甲：我想，有時候，他們一定會忘記

拿飯給他吃的，據說有一次，他們故意三天沒有給他東西吃，但是，那個傢伙，仍然靜坐在那裡，凝視着牆壁，若無其事。

乙：真奇怪！

甲：可是，你說他是一個呆子嗎？他却又是一個頂好的人，他僅僅成天到晚凝視着牆壁，從來沒有做過一件壞事，人們都樂意拿食物給他吃，惟恐他餓死。因爲他吃得很少，所以，也並不困難。

乙：假使人們不拿東西給他吃了，他勢必終將到別的地方去。你想，他會不會？

甲：他似乎不是那些想東西吃的人，如果別人拿東西給他吃，我想，他也不會到別的地方去找東西的。

乙：這樣說來，他豈不是百分之百的老牌呆子嗎？

甲：但是，他有一副令人驚奇的面容，一張充滿了智慧與機警的臉。據說在數年前的戰爭期間，此地淪陷時，所有的居民全都逃光了，祇剩下他一個傢伙，仍然坐在那裡，凝視着牆壁。本來，很多人事先都一致勸他逃走，可是，你想，他是一個聾子，所以，連頭也沒去轉動一下，因此，所有的人都走了，留他在這，隨他死。淪陷後，當敵人闖進廟裡，舉刀要把他的頭砍下來的時候，這個傢伙依然凝視着牆壁，毫不動於聲色，結果反把敵人嚇得魂不附體，認爲他必定是個太智慧者！或者是聖人，向他跪拜頂

禮之後，一個個便溜走了。的確，凡是看到他面容的人，誰也不敢說他是呆子。

乙：他是怎樣的一副面容呢？

甲：如果你要看他的面容，我可以指給你看（舉手欲開門）。

乙：你不先事通告他，就這樣順手開門，可以嗎？

甲：當然可以。即是你大聲叫喊，他也聽不見呀！時常當有人來的時候，我總是打開這個門給他們參觀，他從來沒有受過驚嚇。你想，即是要把他的腦袋砍下來的時候，他都依然不動於聲色哩！（用手推門）這扇門開得真緊！（門開，甲指向達摩）就在那裡，你看！他不是很像一個具有智慧的人嗎？從他的面容看來，你決不會認爲他是一個呆子吧？是不是？

乙：（點頭）不錯！從他的樣子看來，的確是有相當智慧的。與其認爲他是一個呆子，不如說他是一個瘋子。你的意思如何？

甲：可是，他非常文雅，一點也不瘋狂呀！所以，還是說他是個呆子好。

乙：雖然如此，但我總覺得非常奇怪，他有一副這樣嚴肅的面容，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說他是呆子。俗語說：「人不可以貌相」，這句話我認爲很對。起初，我見過他，他相貌很好，我以為他是在發願做無言的苦行。因此，我對他非常尊敬。後來發現他這樣愚癡，實在使我失望！不久之前，

當我從這裡經過的時候，我會親眼看見有一個人用手敲他的頭，並且說：「這聲音真好聽！」我仔細的望着他，希望他起而反抗，或者有所表示。可是，這傢伙依然毫無改變他的面容。他簡直完全失掉知覺了。

乙：是這樣嗎？我認爲一個好人，能够裝得像他這個樣子的話，那就了不起了。

甲：可不是嗎？在這一方面，我也很欽佩他，他不怕任何事情，甚至不怕餓死，也不怕被人殺死。至於一些輕微的敲打、罵罵與凌辱，他當然更不在乎。然而，在另一方面，他沒有任何愉快的感覺，與金屬所鑄的偶像，相差無幾，他除了尚有一口呼吸而外，簡直與死人無異了。一個人到了這步田地，可以說一切都完蛋了！但是，他也沒有絲毫的憂慮與煩惱，我想，恐怕也沒有人能比他更無掛無慮了。

乙：他到底真的是一個呆子嗎？我實在不能相信！

甲：可是，一個好人能够這樣繼續到八九年之久嗎？成天到晚凝視着牆壁，有甚麼好處？沒有甚麼意思，是不是？

乙：不錯！但你能保證當他被打的時候，不改變面容嗎？他會不會是假裝的呢？

甲：不！我絕對保證當他被打的時候不會變臉，因爲我曾經親眼觀察過。

乙：我想，你觀察的時候，一定離得很遠，因此，你不可能注意到他的眼珠是否打轉。是不是？

甲：那麼，讓我現在來打給你看看吧！

乙：你敢打嗎？假使這個傢伙突然怒
吼起來了，將會嚇破你的膽，甚
至使你癱瘓！你想，我們很少見
過這種可怕的面孔呀！
甲：不必顧慮這個。看好，我現在要
打他了！
乙：你真的以為可以這樣做嗎？
甲：當然可以的，你仔細看好了。
乙：我越看越覺得他的面貌可怕，一
且他動火了，我看他那樣子，很
可以把你捏死，甚至把你吃掉。
甲：不，不必恐懼，他僅僅是面貌使
人可怕而已，其實，他是一個溫
柔的好人。現在就讓我來打他吧
乙：好！看你打吧！
甲：（用手敲達摩的頭，得意的問道）
乙：怎樣？
乙：奇怪！真奇怪，（走近兩步）請
再來兩下！
甲：好的！（再敲達摩）如何？他沒
有改變顏色吧？
乙：是的！他毫不變臉。這真怪極了
！他是活人嗎？
甲：那還有問題嗎？他當然是活人。
乙：那麼，這傢伙一定像你所說的，
是個呆子了。他一定是神經不健
全。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種人。
讓我也來打他兩下，以便以後對
人也可以有些談話的資料，可以
對朋友們誇兩句了。
甲：好的！你要怎麼打就怎麼打好了
乙：你這樣的說，好像這個傢伙是屬
於你的了。哈！哈！哈！
甲：哈！哈！哈！
乙：那麼，讓我來試試看！
甲：請！
乙：請看好我的手法！（向達摩打去）
甲：還是沒有兩樣。

乙：他的頭的確響得很好聽，可以再
來一次嗎？
甲：當然可以。
乙：既然得到了你的允許，我將再來
一次。不過，老實說，由於他的
如此仁慈，倒使我有些過意不去
。甲：沒有關係，他不會感覺的。
乙：假使我用我所有的力氣去打他，
你說可以嗎？
甲：你有多大的力氣，就請用多大的
力氣好了。
乙：但是，如果他覺得痛了，突然跳
將起來，豈不要把我嚇死嗎？
甲：你不必顧慮這個，不久之前，我
看到一個打他的人，比你強壯得
多哩！
乙：那麼，我就用所有的力量來打他
吧！以便以後越更使我能够在朋
友們面前大說而特說一番，（拼
命向達摩打去）
達摩：咳！
（甲乙兩人彎腰着地，驚嚇萬分）
甲：請饒命！
乙：請饒命！
（達摩安然的站起來，從頭上揮
了一把汗，然後往門外走，走向
廁所去。）
甲：怎麼！他上廁所去了！他的聲音
真可怕，使我嚇了一大跳。
乙：我也嚇了一大跳，我們趕快跑吧
！甲：我嚇得兩腳發軟，簡直站立不起
了呀！
乙：我雙腳也不能移動了！我事先不
是向你說過，我們不能這樣做嗎
？這件事情的發生，全是由於你
說沒有關係。我真不知道他將要
如何對付我們呢？唉！

甲：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設法離開這
裡為好！（他伏下去，準備想爬）
（達摩走回，坐在原處，凝視着
牆壁，和原前一樣）
甲：（大膽的）我們用不着跑了，這
傢伙因為受痛而叫喊，但是，他
是一個呆子，他早已忘記他被打
了，他更不知道是我們兩個搞的
，他不過是突然站起來上廁所而
已。當我們向他深深彎腰一鞠躬
之後，一切事情都沒有了。
乙：他的聲音使我們太可怕了，是不
是？我當時嚇得真不知如何是好
！甲：你還有勇氣再打他一下嗎？
乙：別開玩笑吧！那還有勇氣再
打他。喂！你能站起來了嗎？
甲：我想或許可以了。我當時簡直嚇
得魂不附體。這一次的驚嚇，恐
怕至少也要縮短我三年的壽命！
乙：不要講這些懦弱無用的話吧！
甲：哼！難道你以為你今天親手打
了他，以後可以在朋友面前說說
，而感到驕傲高興嗎？
乙：我們決不要告訴任何人，說我們
嚇得站不起來了。不然，豈不太
難為情了嗎？
甲：是的，這決不是我們在任何場合
所值得自以為驕傲的事。
乙：我認為你到這地步來得聰明！
甲：（得意的樣子）我還有勇氣再打
這傢伙一次！
乙：真的嗎？
甲：當然我敢做，但是我不願做。因
為我怕你再受驚嚇，使我抱歉。
乙：好！讓我站起來看看你再打他吧
！我要看看你到底是是否真的勇
氣再去打他。
甲：你以為我真的沒有勇氣了嗎？我
就給你看看！（懷着一顆恐懼的

心情，慢慢的走近達摩，舉起手
臂，正要打去）
（達摩掉頭來）
甲：（又腳跪下）請饒命！請饒命！
達摩：今天不是甚麼日子？
（甲乙兩人噤口無言，想說而說
不出）
達摩：你們兩個都是聖子嗎？
甲：不……不！
達摩：今天不是甚麼日子？
甲：是……是……大人！今天是十
二月十二日。
達摩：是嗎？那麼，我在這裡恰恰是
九年了。
甲：是的，大人！
達摩：（站起）像我這樣愚笨的人，
九年之後，居然也能出定，佛所
說的全是真理。謝謝！謝謝！
（甲乙其為驚異）
甲：那麼，你不聖吧？
達摩：我並沒有聖。
甲：請寬恕我們剛才對你的無理！
達摩：你們對我並沒有甚麼無理的行
為呀！
甲：我們剛才不是打了你的頭嗎？……
達摩：啊！原來就是你們！我真不知
道如何感謝你們！我之所以能够
出定，就是得你們打我的頭。佛
陀仁慈的差使你們二人來打我。
（一個英茂年青的和尚走進來，
對達摩很恭敬的頂禮一番）
和尙：我遵從佛陀的意旨，特為你而
來。
達摩：是這樣嗎？那麼，我同你走吧
！（對甲乙兩人微微鞠躬）我感
謝你們二人剛才對我的慈悲！
（達摩與和尚步出，甲乙兩人眼
巴巴的望着，呆若木雞）。

一顆不可動搖的心

心 然

黑漫漫的長夜，狂風呼呼的在狂嘯着，像發瘋的人，拼命地掙扎着，什麼聲音都被它吞沒了去；那風聲，有時竟像山崩地裂似的震動着整個山洞，搖撼的動盪不停。

慧鬼禪師跌在蒲團上，是那麼安定，是那麼端正，從不感到外界危險的威脅，照常利用他的靜照工夫。

情形愈變愈可怕！狂嘯的風聲，好像已變為悲慘的鬼哭神號；山洞的洞口，雖然封得緊緊的，可是經過了許多的剝削，洞裏已瀰漫着相當冷的寒流，慢慢的那可怕的聲音和這可怕的身軀，而慧鬼禪師的身軀，還是那麼堅定的在着用力。

此時突飛着幾十點螢螢虫似的綠火，把黑漆漆的石洞泛起了一些微光，彷彿還有幾十條黑影穿梭一樣的旋轉着；這幾十點綠火，這幾十條的黑影，每碰着慧鬼禪師的身上，都是水針似的刺入他的肌膚；然而，慧鬼禪師兀是那樣的不動。

轟隆一聲！極似世界到了末日的陸沉一樣，是那樣的使人魂飛魄散！啊！洞頂已有了幾十條的裂縫，墮下了不少的岩石和沙粉，慧鬼禪師倏的一下被打着。這時，洞裏忽然增加了一個沒有頭的人，借着那小小的綠火，現出一個瘦長而露骨的身體和兩隻像鷹爪的手腳，不知道由那兒張開嘴巴，突然的會吐出聲音來：

「禪師呀，我是一個沒有腦袋的」

魔鬼呵！你還敢在這裏坐禪？」那沙啞的慘聲，激盪着洞裏陰森森的空氣，真教人心驚毛豎！但是，慧鬼禪師照樣是安穩的坐着，沒有理睬他。

「禪師呀，我就是個沒有腦袋的魔鬼呵！你還敢在這裏坐禪？」魔鬼焦急起來，重複的說第二遍。

「沒有頭嗎？沒有頭便沒有頭痛的累；那不是很好嗎？那不是幸福嗎？」慧鬼禪師聽到魔鬼焦急的口氣，緩慢而輕鬆的答應了兩句幽默的話，仍是保持着原來的樣子。

「禪師呀，我是一個沒有肚子的大頭大嘴的魔鬼呵！你不走的話，我就要吃你！」魔鬼因為無頭無腦不倒慧鬼禪師，迅速變為無肚子的魔鬼；同時說話的聲音更加了陰慘兇厲！

「沒有肚子嗎？那更好！沒有肚子便沒有饑渴的痛苦；喂！我說你永恆的沒有肚子。」慧鬼禪師於穩定中放出輕鬆的幽默，幾乎令人懷疑他已出了定似的在着玩弄魔鬼；然而，他依然的用着靜注的功夫，他雖回答了幾句話，那是輕微得再輕微不過。

率啊一聲！幾十點綠火，幾十條黑影，魔鬼，全部消失了；就是外面傳來可怕的聲音和石洞的搖動，也一齊停止了，不管是洞裏和洞外，都恢復了平時的安寧沉靜。這是因為魔鬼無法擾動慧鬼禪師的禪心，無可如何後祇好退去的原因。

剎那剎那的心波，度着這幽靜而

漫長的夜。在一般人的心理，這不是太寂寞太空虛了嗎？但是，慧鬼禪師住在靜的境界裏面，並沒有這樣的感覺，相反的到覺得還沒有一轉眼的工夫，而一夜就過去了，時間實在是太短的很啊！

一線的陽光，已由洞口的空隙中射進來，慧鬼禪師也離了蒲團，一步一步的經行着；忽然間他記起昨夜洞頂崩裂的情形，不禁地昂頭一望，那裏有什麼裂縫？還不是好好的同以前一樣。凝望了後，他悟了，他悟到昨夜的情況，完全是定中的魔境！還好自己已明了經理，依教而行，不然將變得什麼樣子；正在起念要去精進加行的當兒，不知從那裏飄來幾十種混雜的花香，非常的醉人！他不理這些，收起了脚又安坐在蒲團上了。

這時，緊閉的洞口已打開了一半，什麼時候倏然的來了一位古色古香的賢齡女郎，身體苗條，面龐端正而美麗，舉止非常大方。乍啓朱唇，聲氣分外的溫柔；她告訴禪師，外面起了北風，寒氣已漸漸的加重，她要禪師允許她權借洞裏避冷；禪師即微微的頷首應允，可是他答應後即開始提起觀照的定功了。

北風一陣緊似一陣，吹來重重疊疊的雲，不但緊緊遮覆了陽光，並且已飛下不少的雪花——這是實境，不是昨晚魔鬼變化的幻術——洞裏因洞口已開了一半的關係，不消說寒氣是隨時的在增加着，女郎因不耐寒，趕

緊的關閉了半個洞口；又因閉了洞口失去光線，女郎即摘下衣袂邊的一粒珠子來，將它放在洞的中央，說也奇怪！一粒珠子竟像一個小小的月亮，照徹了整個石洞。此時，女郎嫵媚地走近慧鬼禪師的身旁，凝視着禪師那一種無欲而清美的面孔，油然的生起了無限的敬愛！想起自己的父親自己的丈夫，那裏比得上禪師的莊嚴！于是由不知不覺中讓自己的兩袖裏飄出無數種的花兒，儘向禪師的身上雨下；一個美麗的身子，無意識的在禪師的四方，踏起最藝術的舞步；銀鈴似的聲音隨着舞步的節拍，唱着讚美之歌：

「無欲呀！是最清的美；我愛呀！我愛清的人；我願獻我的一切，贈給我最敬愛的人！」

唱完，即脫下最光彩奪目的衣裳，獻到慧鬼禪師的蒲團前，輕聲的啓道：「禪師，你的戒德太高超了！你實在太莊嚴了！使我敬愛不已；我是天女，我奉天主的命，來這兒慰問禪師，侍奉禪師，不知禪師肯納受嗎？」

「既然見了就好了。我在習定的期中，你對我的功夫是沒有什麼益處的。」慧鬼禪師始終如一的一用着他自己的工夫。

天女無奈，祇好慢慢的升上虛空，再唱着讚美的歌：「河水可以枯竭呀；須彌山可以傾覆呀；慧鬼禪師的心啊，不可以動搖呀！」歌罷逝去。(完)

四二、一、八於圓山

一、千金小姐！萬金和尚！

[illegible]

脚夫

知道以外，再沒有人知道或注意到這件事。

在小姐的本心中也這樣想：「看紅說的那個大話的和尚，究竟是個什麼樣兒，他怎麼居然敢稱是萬金和尚，如果是一個不三不四的和尚的話，那麼就可以告訴寺中的住持，請他下次調訓這個和尚。」

在下院裏，紅了臉，心裏也有一個打算：「老爺（王宰相）和夫人小姐，都是信仰佛的，他們常會到寺中進香，和尚瞧不起我，如果這個寺中的和尚瞧不起我，堂堂的宰相府還有什麼威風？發發雞猴，堂堂的宰相府還有什麼？說大話的和尚，也可以給別的下和尚看看，以後我們在這寺中跑進跑出，還有一分不買賬呢！」

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

小姐等得不耐煩，而，玉琳的影兒都沒有出來現一現。

小姐把了鬢拉到了旁邊，「你說那個和尚怎麼沒有見到呢？」

「那知道這時候看不見這個鬼了！」

「他是一個做什麼的和尚？」

「就是在大殿上管理香火的！」

「你怎麼會知道？」

「我每次來都見他在大殿上燒香和點燭。」

小姐聽後心中想出了一個辦法，向知客師傅道：「師傅！我們要回去了。」

「要吃飯了，請隨便用一點素齋吧。」

「不要了，家父母都招呼早點來的。」

王小姐一邊說着一邊去把這香燭找來，因為我不能常來書香進香，這裡還有一點香燭，我來請寺燈師在佛前燒。」

「好！好！」知客師傅滿口的應承着。

小姐把一把一一把的香，一對一對的燭都叫翠紅幫着拿出來放在棹上。

「玉琳呀！玉琳呀！」知客師傅叫着！知客師傅的聲音劃破了大殿上的沉靜，但一點反應也沒有。

「玉琳呀！玉琳呀！」知客師傅更放大了喉嚨。

玉琳慢慢的從大殿角落上那個鼓下的小房間中走出來，垂着頭微帶着怒意走來。知客師傅見他來了，又有着喉嚨說道：「快點呀！王小姐有事要吩咐你。」

玉琳見着了玉琳，很快的就指着玉琳對小姐的耳朵說道：「就是這個和尚！就是這個和尚！」

王小姐舉目一看，起初真給楞了一下。是的，玉琳雖是帶着不大顯明的怒容，但這無論如何也掩蓋不着他的秀美和英俊端正的五官，白淨的皮膚，真是像天上少地下無似的，小姐還不失是一個大家的閨秀，克制着他那奔放的感情，向玉琳合十以後，盡力裝着沒有事似的。

「師傅！每天大殿上要點多少燭呀？」王小姐不好意思的看了一下玉琳。

「三斤！」玉琳輕而又簡單的應着。

「香呢？」

「燒完了就再燒，沒有統計過。」

「寺中一共有多少師傅呀？」

「你問知客師傅好了，我不知道。」

「玉琳指着端坐的知客師傅。」

「四百二十八名！四百二十八名！」知客師傅像背書似的回答。

「中央正位的佛像就是我們所信奉的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吧？」

王小姐還是對着玉琳發問。

「知客師傅！」玉琳還是希望知客師傅回答。

「是的！是的！是釋迦牟尼佛。」

「知客師傅說着還用手指了一下。」小姐覺得沒有意思問下去了，把香燭交給玉琳後，就真的起身告辭了。玉琳見到小姐要走了，翻着白眼，氣鼓鼓的，望着小姐，小姐只微笑着裝不知道。知客師傅不免嘆着氣，只得把小姐送出山門。

路上小姐坐在馬車中，翠紅了臉，陪着一句話也沒有說。小姐的心中，完全給一個人的影子佔住了。翠紅的心中，怪小姐沒有責罵過山寺大殿上的香燈玉琳，使自已一口怨氣出不來。回到家中，裏過父母。小姐就懶洋洋的睡到牀上去了。

「小姐！你累了！」翠紅倒了一杯茶給小姐。

「我好感到困倦得很！」

「那裏，我的千金小姐呀！你就多休息休息罷！」

小姐閉上了眼睛沒有回答。

「可恨世界上還有一個萬金和和尚，把我們千金小姐的光彩都減去了！」翠紅像自語似的，又像特意說來氣氣小姐的。

「人家有什麼不能稱萬金和和尚？」小姐忽然一個翻身，坐了起來。

玉琳那種秀美的面孔，沉靜的態度，深深的印在小小姐的心上。

「當然不能囉，我們的小姐也不過只稱千金，一個和尚怎麼能稱萬金？」翠紅是小姐的丫鬟，她的心中除了王老爺和王夫人外，就只有一個小姐。

「你說的話不錯，別個和尚或許不能稱萬金，我看我們剛才見的那位香燈師傅，不說是萬金和尚，就是億金和尚他也能稱啊！」

「那個和尚，人倒是長得怪漂亮的，就是脾氣和架子太大了。」

「翠紅此時也懂得幾分心意，但他還不完全認為自己起初的行為是無謂的。」

「你這個鬼了頭，師傅們那裡應該向你低聲下氣！」

「我再也不說了！好了！好了！我的千金小姐呀，你不要再意思了。」

「得了！得了！得了！做了丫鬟的是最懂得心思的，也改不了口吻；」

「是的是的，那個師父的口氣不凡，一定是很有學問的，你長得那麼漂亮，一定是有斯文的態度，就讓他做個萬金和尚吧。」

小姐一個轉身，嫣然一笑，臉往床裏去了。

王小姐不是現在這個二十世紀的所謂新時代的女性，不懂得時下先要什麼交際而後才開始戀愛，她是一個舊時代舊社會的官門小姐，拿一見鍾情這句話，最好來形容她見了玉琳以後的心理。

王小姐從此以後，飲食漸漸減少，睡眠也漸漸減少了，身體也漸漸瘦了。

原來王小姐害起心病來了。

小姐在牀上，在迷糊的夢中，常常做着一個夢，夢中恍忽記起了二十年前自己和玉琳的一段前身的往事。

本刊收支報告

(一) 收入項	
一、董事費	九百五拾元
二、訂費	五百五拾元
三、上存	九百四拾元八角
總計	貳千九百四拾九元八角
(二) 支出項	
一、印費	九百六拾元
二、封面紙	三百七十八元
三、報紙	三百三十元
四、什物	三百五拾元
五、郵費	一百六十九元
六、總支	七百八十五元
結存	淨存壹千壹百陸拾四元八角

請注意此！

你對本刊如覺得滿意，即請你趕快續訂，並且希望你介紹親友訂閱。總算你從間接方面，盡了佛弟子為佛教宣揚的責任！在你不過是一時的發心，但受益者，卻永遠的感謝你善良的指導！

盧雲長老到了上海

頃據港方來客說，南華寺盧雲長老自從四十年來客說，南華寺盧雲長老於死，後經保釋，復被遣往北平。去夏路經漢口臥病三月，據說最近由北平南下到了上海，住楊玉佛寺。這位精神抗敵的長老，每日前往參拜者多至十萬人。足徵長老感人之深。

港澳讀者請注意

本刊為便利港澳讀者訂閱起見，特於香港跑馬地美蘭街三十六號設分銷處，今後港澳讀者，可向該處直接訂閱。人生發行部啟

嘉義大仙寺傳戒

嘉義關子嶺大仙寺，今冬傳戒，依照中國佛教會所訂傳戒規則，所有三師七證均由佛教會代請，故此大該寺傳戒時間雖短，但規模精神極佳，新戒達五百人，各地前往觀禮者多數百人。每日與飯都千餘客，不特為本省空前創舉，共匪佔據大陸後，殆為整個亞洲佛教地區無與匹者。此為今日臺灣與大陸誰能保障信教自由的有力寫照。

經一部「廿四史一部」(不全)「資治通鑑一部」(不全)另盧故董事寄存之佛書書牘及各種月刊等。

(五)慈善救濟，中國宗教徒聯誼會所辦之平民診療所，設於本寺。醫治病苦，極貧者施診施藥，一年以來計診治六千三百四十六名，免費者一千七百名約三分之一。本會另設中醫施診所，完全免費並憑本會印章，向維康等藥房購藥，八折優待。計施診所共二百九十九人，大陸災胞，港九難胞，南部風災，由本會同人呼籲捐助，每次數千元。李文啓董事發起之月月生會，每月捐數千元不等，全活生命每次數千元。

(六)會務會議，本會成立後，三十九年常務董事聯會八次，全會一次，四十年董事聯會七次，全會一次，四十一年董事聯會七次，全會一次。共常會二十二次，全會三次。

(七)常住情形，大醒法師離寺後，請南亭法師住持指導，南亭法師移自置淨處，請印順法師住持指導。原住慧能正運阿含正信四人。嗣阿舍去，阿英補入，又增彩鶴慧明二人。李子寬任法務，剛慧良任總務，賈懷謙兼庶務。賈習儒管圖書，都士英司雜務。賈在省府任事後，庶務交賀辦理，常住寺共十人。

(八)經費收支

收入之部
一、上年轉來結餘現金 臺幣七百七十三元八角三分
一、善信功德 臺幣二千六百二十元零九角
一、香油功德 臺幣一千七百一十九元七角
一、誦經功德 臺幣二萬八千四百零九元九角
一、牌位靈骨功德 臺幣一萬六千四百三十九元
一、法會功德 臺幣三千八百七十一元二角

內政部登記證壽內警台字第四五號
臺灣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二〇九號

本刊各地郵局(八二五五)賬號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

一、傳經利益 臺幣二萬三千五百元零三角
一、菩薩學處 臺幣三拾元正
共計臺幣七萬七千四百七十四元零三分正
支出之部
一、常住 飲食 臺幣二萬九千零九十元零二角
一、修繕 臺幣二千零二十六元八角正
一、文具 臺幣九百五十四元五角正



一、建設費用 臺幣二千九百零五元三角
一、捐經 臺幣一萬二千五百元零四角
一、印經 臺幣四千五百五十五元
一、中醫診所 臺幣二千四百八十四元七角
一、雜支 臺幣一千七百六十二元
一、雜支 臺幣九百七十六元二角九角
一、暫付款項

一、水電 臺幣六百六十元零五角
一、香花供養 臺幣一千三百一十四元六角
一、郵電 臺幣四百三十五元一角
一、購置 臺幣四千四百零二元一角
一、薪金單銀 臺幣參千一百一拾元正
一、消耗

一、暫收款項 臺幣一千九百八十七元八角
一、墊款 臺幣二百元
一、結存現金 臺幣二千七百六十六元零六角
一、結存現金 臺幣五千八百二十元
共計臺幣七萬七千四百七十四元零三分正
附註 請經款項計臺幣三萬七千八百元正整

好消息

演培法師近將巨著「解深密經語體釋」寄港印刷，全書三十萬字，分裝兩厚冊，解釋詳盡，為研究唯識者所必讀，聞將於本月底寄臺發行，每部售價新臺幣二十五元，發行地點為新竹青草湖靈隱寺。

星雲法師近譯日本森下大圓氏所著之「普門品講話」，原著在日本二年前內曾暢銷十數版，譯文八萬餘言，通暢易曉，現已付印，聞於下月中旬即可出版，每部售價新臺幣六元，發行地點為新竹青草湖靈隱寺。

人生雜誌月刊

佛曆二五二六年二月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四二年二月十日出版

社長 南亭
發行人 東初
主編 心悟
編輯者 人生雜誌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 人生雜誌社
分銷處 臺灣臺北新北投法藏寺
香港 臺南市開山路二八號
印刷者 信昌印刷廠
臺北市成都路一二三
本期零售壹幣二元

訂價

全年 本省臺幣貳拾元
海外港幣拾元